

雨后彩虹

申蔚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雨后彩虹.....	1
挂紀念章的老人.....	17
毕业以后.....	33
获得光明.....	55
結果枝.....	68
打破常規.....	88
在維克多的家里.....	100
海濱友誼.....	111

雨 后 彩 虹

榆林堡村正忙着秋收的时候，有一对青年夫妇突然离了婚。这个消息象一阵风似的，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，没有人不大惊小怪的。人们说：“真是奇闻，没有听说小两口打过闹过，怎么一夜的工夫就离了婚呢？”男的赵更民在县里百货公司当股长，是一个四方脸、浓眉毛、蓝眼珠的俊巴小伙子，有高中文化，走过大地面，见识广，懂得礼节。女的张桂芬担任妇女生产队长，中等身材、杨柳腰，长得端正秀气，有一手好活计，又能劳动，在村里百里挑一，谁不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呢！

按一般人的想法，张桂芬离了婚，准要到娘家门上住几天，解解闷儿，妇女们又担心她若在娘家找上一个对象，嫁出榆林堡去，谁来领导她们干活呢？不料，她哪里也没有去，偏偏在村里托人找起房子来了，究竟她是怎样的想法，谁也摸不透，就连她的朋友何佩云也只是白瞪眼睛，说不出个根梢来。

張桂芬可不是那沒有心眼的直筒子，不愛說長道短，就是受了委屈，也不在臉上表露出來。她從七八歲就在老趙家做童養媳，十六歲上了頭，十幾年工夫，沒有和婆婆翻過臉，夫妻和和睦睦。她擔任生產隊長，就是看到有些調皮婦女說些咸言辣語，干活挑輕躲重，耍尖頭，她也不生氣，總是抱着“任你千言萬語，我有一定之規”的態度，照樣和人家親親熱熱，稱姐道妹，好言好語教育她們，但是，在生產上決不肯放松。因此，她領導的生產隊完成生產任務總是又快又好，村里都叫她“精人”。現在，大家都納悶，這樣的好媳婦，趙更民為什麼不要她呢？

她的痛苦誰也沒有發覺，因為她外表上總是笑呵呵的，悶着頭兒干活，在工作上，該說的說，該做的做，就連何佩雲也沒有仔細打聽過。自從張桂芬搬出老趙家，大家才知道她有了不幸的遭遇。

她搬到村西頭老王家的東下屋；這是兩間放東西的倉房，窗戶上擋着破席頭，叫風吹雨淋，變成了深黑色，屋子裡常年吹不着風，見不着日光，陰森森的，有一股塵土和老鼠糞便的腥味。張桂芬搬過來，沒有心思去打掃，她把鋪蓋卷和洗臉盆往破炕席上一扔，一頭倒在涼炕上，只管流起眼淚來。她環視着這間空空洞洞的漆黑的屋子，聽見黑色的土牆上有什么蟲子哧哧地爬，一股寒氣流遍了全身。她嘆了一口氣，翻過身去，聽見窗戶外面有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走近了。

“呀，這屋子這麼冷啊！”何佩雲一進屋就抱住肩膀說。

和她一同来的妇女們，連二句話也沒有說都跑出去了，有的抱回来一捆秫秸去燒火，有的去找水甬挑水做飯，何佩云帮她收拾零碎东西，打扫屋子，一会儿，屋子里就有了生气。

張桂芬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握手牌香烟，递給她們，叹着气說：“不怕你們笑話，我現在誰也不如了。”

她反复地思前想后，在妇女群里，比她大的也有，比她小的也有，誰象她的遭遇呢？从小沒有媽，跟着爹爹流浪，当孤儿，連頓飽飯也吃不上，到赵家做童养媳，受苦挨累十几年，最后又落了这样的結果。她問自己：“为什么一切不幸都讓我摊上了呢？”离了婚，她覺得比別人矮半截，怕人耻笑，連門也不願出了。

“你怎么这样想呢？”几个年紀不同的妇女一齐說，“我們都是一样的人哪！”

这几天，正是秋收分配，地里忙着掐高粱、捡棉花，果园里忙着卸苹果，包装点忙着选果装筐，气轆輪車拉成行，运到火車站上。村子东西两头开辟了两个大場院，打場的碾子一天到晚吱吱扭扭地响，紅高粱、黄谷子，堆成了山，一个連一个，到处都充滿着新粮的香味，大家忙得热火朝天，整个村子都沸騰了。

張桂芬听見这些欢乐的声音，看見社里送来的高粱、大米、地瓜、土豆、花生、苹果，反倒淌起眼泪来了。

“哭什么？桂芬，你看不是要啥有啥么？”何佩云說。

“傻妹子，我要有你那么心寬就好了。”

張桂芬叹了一口气，何佩云的話使她更覺得痛苦。她想：“我一个人就是吃不完，穿不尽又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她和趙更民离了婚，怀里揣着离婚証，白紙写黑字，还能容她反悔么？可是，她嘴說恨他，心里还常常想起他們在一起的幸福時刻。趙更民經常背着爹媽的面，帮她挑水、扫院子、抱柴禾、鋤园子，和她亲亲热热，只有他温暖过她的心，她不能忘記他。

何佩云比她小，是个六年毕业生，还不懂得夫妇的感情，不了解她的朋友的复杂心理。

“你想想以后的日子吧！不要难过了。”何佩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紅布皮的小本子，从头翻了几頁，在那歪歪斜斜的字迹里寻找了一会，指着一个地方，高兴地說：

“看，社长說了，等分配以后，就要成立棉花技术訓練班啦，我們一同参加訓練班，学点本事多好啊！”

“学什么本事也是不中用呀！人家口口声声說咱是大老粗，不懂得爱情，为了他，我白天干活，夜里带灯学写字，只怕落后了，叫他看不上。現在我才明白，你就是再进步，再积极，人家也是不要你的！”

“这你可想錯了，桂芬姐，那你为誰活着呀？”

何佩云眯着眼睛看着她，意味深长地說。

从这天起，何佩云就搬来陪伴她，决心要帮助她摆脱痛苦。可是，張桂芬的脑子里，仍然被趙更民的影子和她的小女儿糾纏着，弄得連夜失眠。

二

事情发生在一个月以前，正当秋收季节来临，大喷的棉花刚刚下来，没腰深的棉花棵子挤得密密植植，棉花朵儿从下边一直开到顶尖，有碗口那么大，白花花的。女社员们欢天喜地地跑到地里，迎接棉花的丰收。

这天，赵更民骑着他的白山牌自行车回家来了。他一手扶着把，仰着小分头，进了村子。自行车的铜铃当唧唧地响了一条街，在阳光下闪着银光，象一道电流，穿过道旁的榆树林子，拐进了围着半截土墙的院里。

赵更民每次回家，照例把车子靠在窗前的苹果树上，掏出手绢擦擦头上的汗珠，便匆匆忙忙跑进屋子。他一跨进门坎，就有说有笑，和五岁的女儿小梅玩皮球，讲故事，把孩子逗得又哭又笑，唱一会评剧，哼一会小调，心里无忧无虑。赵大妈常常乐的說：“都当爸爸了，还象个孩子。”可是，他今天却闷着头，不说话，在眉眼间还流露出烦恼和不安的神情。从他的穿戴上来看，也不象过去那样随随便便，下身穿着蓝料子西服裤，裤角上卡着铜卡子，脚上穿一双黑皮鞋，上身穿一件八成新的灰斜纹干部服，又整齐又干净。张桂芬怕小梅弄脏了他的衣服，给她洗了洗手，换上一件干净衣服，推推她说：

“看，你爸回来了。”

小梅因为爸爸多天没有回家，有些怯生生的，依在门框上，歪着头，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盯着爸爸。

“来，小梅！”爸爸向她伸出手去。

赵大媽坐在儿子身边，叼着长杆烟袋嘴，抽着旱烟，她看見儿子长得这样丰满，穿得这样整齐，乐的合不住嘴。不管儿子听不听，她便唠叨起来，不是說今年的庄稼好，就是說今年的小鷄也比往年下蛋下的多。

赵更民对于家里这些琐碎事情，一点也不在意。家里是怎样生活的，好象和他没有关系一样。不但不往家拿錢，心也懶得操，别人說話，这只耳朵进去，那只耳朵出来。

張桂芬对丈夫并不要求什么，为了帮助他的进步，她不願扯他的后腿，一尺布也不向他要，宁肯一个人承担着家庭的重担，养活一家大小四口。她这样操劳，不过是为着換得丈夫的一个好心罢了。

小梅仿佛在爸爸身上发现了什么奇迹，歪着头，不轉眼珠的看着爸爸衣兜上的自来水鋼笔和戴在手脖上的圓手表，她很想伸出手去摸一摸这些新奇的玩艺儿，看見媽媽拿眼睛瞪她，吓得不敢伸手。当她忽然发现爸爸的上衣口袋里装了一个桃紅色的小手絹时，便眼急手快，一下子就把紅手絹扯了出来。

“象片，象片！”小梅乐的跳高喊叫起来。只見一張二寸象片从紅手絹里掉了出来，象一只白蝴蝶，翩翩地落在地下。

“这孩子真胡鬧，太不象話了。”

赵更民瞪着藍眼珠，皺着濃眉，臉色馬上变了样。他看見象片被張桂芬搶到手里，又是惋惜又是无可奈何。

“这是誰？”

張桂芬看見象片上那个俊俏姑娘，梳两条辮子、鵝蛋臉、大眼睛，笑盈盈的样子，吃了一惊。

赵更民沉默了一会，对着打火机点着了一只香烟，翘起一条腿，头也沒抬，不在乎地板着脸說：

“一块工作的。”

“她为什么送你象片？你和她有啥关系？……”張桂芬的臉色变得蒼白了，她不放松地追問着。

赵大媽看勢不对，急忙走过来，看看儿子，看看媳妇，一个臉朝东，一个面朝西。她哆嗦着嘴唇，想要解劝几句，又不知說什么好。

“哎，能有什么关系，別胡思亂想了！”

赵更民想起象片上的刘莉，就象看見她那笑盈盈的样子，心里馬上开了花。他們接近两个月以来，每天下了班，一同到电影院去看电影，到文化館看球賽，或是到河边看黄昏时的晚霞和落日，多么甜蜜呵！想到这里，他的精神得到了一种鼓舞，用坚决的口吻說：

“既然一层窗戶紙被戳破了，咱們就打开窗戶說亮話吧！”赵更民扔掉香烟头，望着張桂芬沒有血色的臉說：“不管那張象片是誰送我的，咱俩也过不下去了！”

“你，你真的变了心啦？……”張桂芬驚訝的喊叫，声音顫抖着，两条腿象抽筋一样，站不穩了。她用手扶着門框，靠着牆，搭下了头。

这时，赵更民用鄙视的目光斜视着她，她的脸被太阳晒成酱紫色，两只手象男人的手一样，又粗又大，脚上穿着灰尘暴土的鞋袜，上身穿一件褪成了灰鼠皮色的破夹袄，头发上淤着灰土，处处土里土气，和刘莉的嫩白脸蛋比较起来，一个是天上的星星，一个是地下的扫帚。他皱着眉说：

“你没有文化，不懂得爱情，又不能出去和我一同工作，能够让我迁就你么？”

赵更民带着趾高气扬的神气，觉得自己的前途无限广阔，昨天是一个普通的售货员，今天升为股长，明天还有更高的职位在等待他。他需要荣誉地位，憧憬着生活的幸福。张桂芬不是他所盼望的星星，简直成了他的绊脚石了。

张桂芬气的脸色发青，激动的向他走来，抢去他手里的香烟，扔在地上，盈盈的泪珠从眼眶里滚出来。她嘶哑地喊道：

“俺这大老粗，知道什么叫爱情？你要怎样就怎样好了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狠心的人。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眼泪象一阵急雨簌簌地流着，寒心透了。这许多年来，她勤勤恳恳的劳动，承担家庭的重担，不正是为了他么？

“妈妈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！”小梅跳到板凳上，搂住妈妈的脖子，跺着脚哭起来。

“看把孩子吓的！”赵大妈把小梅抱下来，瞪了儿子一眼，“你还不走？真要把我活活气死！你不打算过了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呢！”

赵更民走后，赵大媽对張桂芬說：

“媳妇，不要哭，气头上的話不能当真，別人不知道，你还没有摸透他那性子，說刮风就下雨，过后什么事也没有，等两天我进城劝劝他就好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赵大媽进了城，沒有和儿子說上几句话，就被儿子給迷哄住了。赵更民說：“媽，你不知道我快要升科长了，再找一个好对象，我們两个人挣钱，把你老接到城里享享清闲福还不好么！”老太太和儿子一条心，回到家里，口气就变了。

“你看看，这几天把一个人愁成什么样子啦！飯也吃不下，可怎么好啊？”

張桂芬听出了婆婆的話音，失望地低下头去。她們婆媳和和气气相处十几年，自己省吃儉用，給公婆买黄花魚，做鞋子，燒火做飯，点烟倒水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象一个小伙子似的到外边跑跑踫踫，操持家务，什么事情都不用老人操心，恨不得把心都掏給他們。可是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婆婆疼的还是自己的儿子，媳妇怎样对她好也是不中用的。她伤心地說：

“媽，你也不用再替你儿子担心啦，你怕把他愁坏了，我还怕他愁死了落一个寡妇呢！我趁早挪窩好了。”

“你听听，这叫什么話，我可不管你們的事呵！”老太太撅着薄嘴唇，露出左右为难的神情。

張桂芬拿起一条羊毛手巾，蒙在头上，絕望的向山沟里跑去。这条山沟遍地都是枯黃的杂草，发散出羶腥的气味。她倒在草地上，縱情地痛哭了一場，千头万緒的思想象一团乱麻揪

着心，痛苦极了。她想起在十几年的家庭生活中所受的折磨，苦恼和欢乐，还想起了赵更民的一些好处。他们在贫苦的生活里一同长大，童年的时候，每天一起到地里挖野菜，摘榆树叶吃，两个人抬一桶水，有了活抢着干，有了饭让着吃，生活是苦的，心里是甜的。她喜爱他的活泼性格和热心肠，他连一只麻雀也不肯伤害，难道现在会变得冷酷无情了么？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她想。也许他并没有变，是她一时激怒了他吧？但是，心里突然有一种更强烈的思想在嘲笑她自己：“这是梦想，忘掉他吧！他的心里早就没有你了。”

秋天的黄昏，刮着瑟瑟的秋风，天高气朗，稀薄的白云飘浮不定。杨树叶子唰唰地抖动，大清河的流水泛着波澜，蜿蜒的流向灰色的山脚去了。远处的棉花地里，传来了一群妇女的笑声，现在正是收工的时候，她站起身来，趟着草地，胡乱地走了一阵，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。

“孩子怎么办？”她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，不能作出决定。她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，又恐怕孩子扯住她的腿，使她不能工作，影响了自己的前途。

晚上，小梅躺在她的旁边，盖着麻花小被，打着均匀的鼾声。夜很静，外面起了大风，苹果园里的树叶沙沙地响起来，窗台下的蝓蝓一声声地叫着，窗户框子被风刮得噼噼嗒嗒直响，小油灯刮灭了。黄登登的月亮，好象戴上了面纱，朦朦胧胧，几颗星星时隐时现，天空象荒蕉的原野，夜色昏暗凄凉。她的心里感到一种恐怖，紧紧地把小梅搂在怀里，抚摸着

她的头发說：

“傻孩子，你爸爸不要我們了。”

她陷入極性的痛苦中。

三

小梅終於被媽媽丟下，跟着奶奶过活了。

張桂芬搬家这天，赵大媽坐在炕上，仰着下巴，叭嗒着嘴抽旱烟，眯着黄眼珠瞅瞅媳妇，心里不想讓她搬走，指望她照看照看小梅，却是不好开口。小梅和往常一样，拖着两条象牛角一样的小辮子，穿着紅花夹袄，象一只小麻雀，跟着一群孩子跑来跑去。她回到屋里，看見媽媽开柜取衣裳，卷被褥，問媽媽說：

“媽媽，你又要到哪里去开会呀？”

“媽媽不开会，媽要……”張桂芬看見孩子天真快活的小臉，說不下去了。

“媽媽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不說呀？”小梅扑到媽媽怀里，扯着她的衣裳襟，糾纏起来。

赵大媽覺得很难心，忍不住說：“我看，你不要搬走了，我們就住对面屋吧！沾不着你呀！”

“这叫什么話，讓我当你們的房戶么？”

張桂芬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既然男女离了婚，就該一刀两断，誰也別見誰的面，永远不踏赵家的門坎。可是，她想来想去，为了母子能够常常見面，便不管別人說些什么，硬着头皮

要在这榆林堡村安家。

“媽媽，我要跟你去，我要跟你去！”

小梅有一个牛脾气，說一不二，一时半刻是很难把她說过来的。張桂芬放下了鋪盖，拉住她的小手，忍着酸心的眼泪，安慰她說：

“小梅，好孩子，媽媽哪也不去了，你玩去吧！”

自从張桂芬搬到村西头老王家，好几天都没有来看小梅了。小梅一到天黑，就抱住奶奶的一条腿鬧着要找媽媽，赵大媽实在糟心，这么大的年紀，起早貪黑，收拾园子，挑水做飯，炕上躺着瘫痪老头子，等着她侍候，一天到晚，两只脚不离地皮，累得腰酸腿疼，連抽袋烟的空儿也没有了。加上小梅一步也不离她，总是跟在屁股后哭鬧，她的心里象长了草一样煩躁，动則就罵起孙女来了：

“找你亲爹亲媽去吧，我还想多活几天呢！”

眼下，正赶上秋收分配，媳妇劳动了一年，現在把劳动日都带走了，这是赵大媽最感到惋惜的。社里为了照顧他們，按人口給留下了口粮，赵大媽几次进城找儿子要粮食錢还給社里，赵更民总是推拖，他虽然在銀行里存了几个錢，因为准备給刘莉买皮鞋和手表，一个也不敢动用。每逢赵大媽空着手、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，瘫痪老头子，就打着唉声，抱怨起她来：

“你現在寻思过滋味了吧，把个好好的媳妇逼走了，你就等着享福吧！”

張桂芬并不是心狠，痛苦象一座磐石压在她的身上，她病倒了几天，水米不沾牙，象苦霜打了的棉花桃子，一天天枯干，失去了光彩。她时时刻刻挂念着小梅，叨叨念念地说：“秋风这样凉了，不知道小梅穿上棉袄没有？”

張桂芬病好以后，忍不住要到赵家看看孩子，三天两头給小梅送吃的，就是买一块豆腐，自己也舍不得吃。这天下午，她走进院子，看见房门挂上了，她趴在玻璃上看见老公公躺在炕上睡觉，小梅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坐在爷爷身边，两只小眼睛呆呆地望着窗户，光着脚，敞着衣襟，小辫毛茸茸的，拖着鼻涕，一脸灰土，弄得活象个小鬼。

小梅看见了妈妈，高兴的伸出胳膊来：“妈妈，你给我带什么东西来了？”

張桂芬把半篮苹果和花生倒在炕席上，坐在旁边，看见小梅贪婪地吃着苹果，抱着花生，心里不由的可怜起孩子来了。

“小梅，你们吃晌午饭没有？”

“妈妈，我早就饿了，奶奶一早就进城找爸爸要钱去了，把我关在屋子里，我和爷爷一顿饭也没有吃。”小梅呶着小嘴，说着说着，嘴就撇起来，差点哭了。

太阳偏西了，窗前的苹果树在风里习习地摇摆，房檐投下了半院子的阴影。她到院里抱来一捆柴禾，给他们做起饭来。她拿起自己用惯了的烤糊了半截的烧火棍和秃眉的刷帚，看一看漆黑的锅台心里就象被烟熏火燎一样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她放上炕桌，照顧小梅和老公公吃過飯，又給小豬添了一瓢糠，轉身回家去了。

四

冬天，張桂芬和何佩云一同參加了棉花技術訓練班，學習了選粒悶種，整枝打杈，防治棉蚜的管理方法。回到家里，她們一同進行復習，並且結合種棉花的實際經驗，越研究越覺得有意思，新的農業技術把她吸引住了。這些天，她的心里象開了兩扇窗戶，透進了陽光，凝結在心里的冰塊融化了。她看見小梅不再難過，趙更民的影子在她腦子里也一天天淡薄了，痛苦遠遠離開了。

“你變得多么堅強呵！”何佩云高興地對她說。

“不，我覺得我象一個小孩子，剛剛學會迈步，剛剛看見了生活的目標。過去，你問我為誰活着，現在我可以回答你了。”

是的，過去她只看見自己家庭的小天地，趙更民就是她頭上的星星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現在，她不再輕視自己的力量了，象一只從籠中飛出來的鴿子，可以自由自在的，展開勁健的翅膀，昂然地向美好的理想飛翔。

這天，她拿着一本種植棉花的小冊子，帶着筆記本和自來水鋼筆，和何佩云一同走到大清河邊。徐徐的春風吹過來了，太陽光洒在銀灰色的冰河上，閃耀着融融的光芒，正在溶解的冰塊，一個跟一個地向河心漂去。春來了，她的心里也感到春意的溫暖。

这时，有一輛白山牌的自行車出現在大清河的橋頭上，穿過行人，跑下洋橋，仿佛看見了她們，加強了速度，如同流星一般飛閃過去了。

“你看，那不是趙更民么？”

何佩云急忙扯住張桂芬的袖子讓她看，自行車匆匆轉了一個彎，便消失在公路上揚起的一片塵霧里，看不清了。

張桂芬不願讓過去的煩惱，重新扰乱她的平靜的心，搖搖頭說：“我們不再提他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知道他現在怎么样了么？”

“我不想知道。”

“讓我告訴你吧！”何佩云帶着驚喜的神色，眼睛奕奕閃光，神秘地說：“昨天我到老趙家去了，你猜趙大媽對我說什麼？”她停頓了一會，往下說：“趙大媽哭着說，她的兒子因為打離婚，不但沒有升科長，還受了處分，搞的對象也黃了。”

“這是真的么？”

張桂芬並沒有感到幸災樂禍，臉色突然蒼白了，心里覺得隱隱地疼痛，仿佛什么东西刺了心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何佩云沒有理解她的朋友，繼續說：

“我看這才是自作自受呢！趙大媽的如意算盤也打錯了，她还抱怨兒子放着好日子不過，弄到這步天地呢！趙大叔的病也大發了，說不定哪一會就要斷氣，家簡直不象個家了，屋子里隨地扔着爛地豆、破鞋頭、雞屎鴨糞，脏得沒法下腳。小梅跟着他們受罪，怕是連頓熱飯也吃不上啦！”